天理难容

——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

章开沅　编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天理难容

——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

章开沅　编译

编译组成员

章开沅　刘家峰

黄怀玉　于薇佳

南京大学出版社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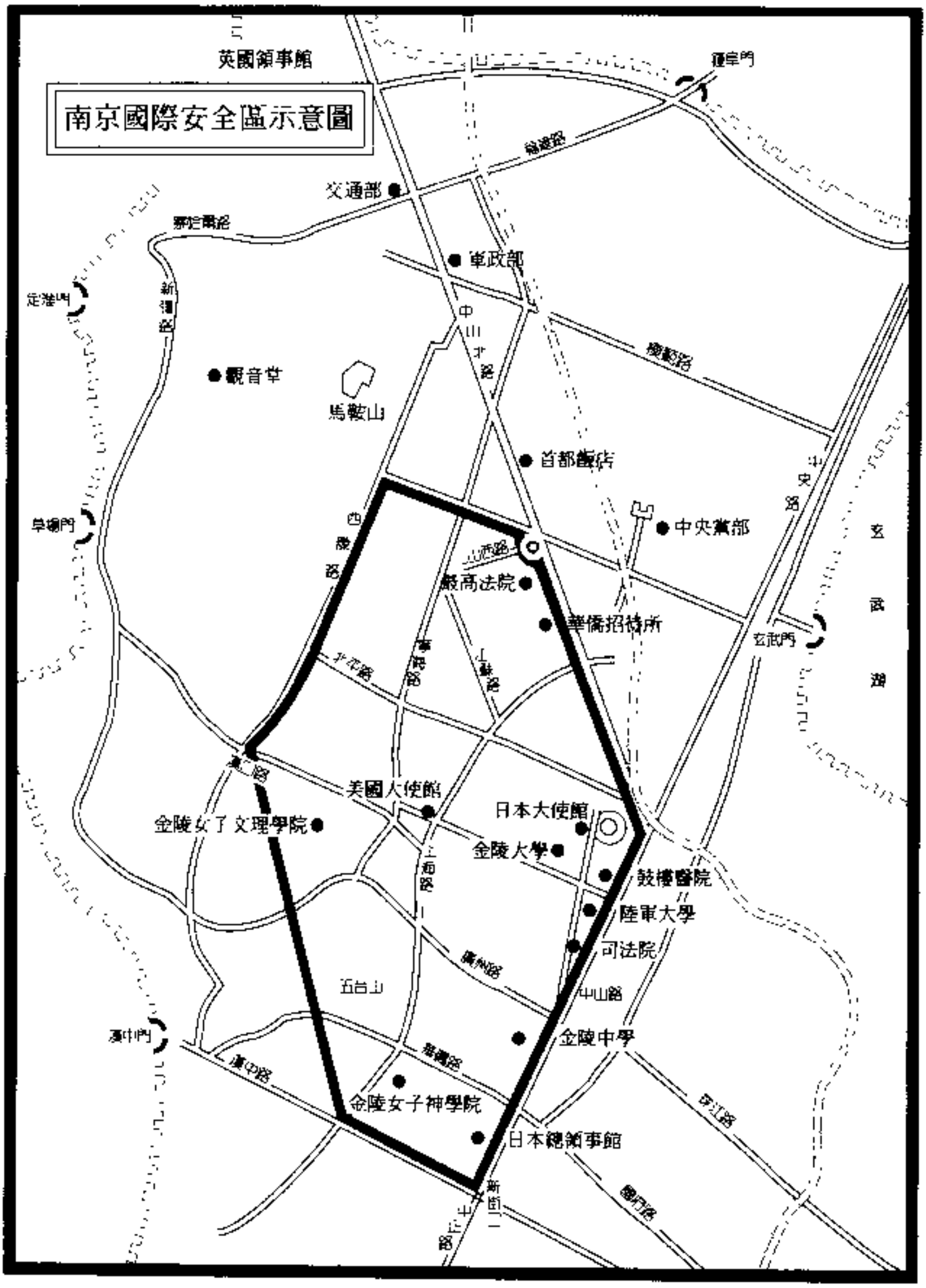
大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章开沅编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9
ISBN 7-305-03443-6

Ⅰ.大… Ⅱ.章… Ⅲ.南京大屠杀—史料 Ⅳ.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44094号

书　　名　大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
编 译 者　章开沅
责任编辑　杨金荣
(版式设计)
装帧设计　郑小炀
责任校对　汪　明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市汉口路22号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210093)
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字数　445千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00元
ISBN 7-305-03443-6/K·228

声明:(1)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本版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发行部订购、联系电话:3592317、3596923、3593695



南京安全区地图

China



告南京市民書

在不久以前，上海戰爭的時候，國際委員會曾經劃出小日暈方當局建議，在南市一部份的地方設立一個平民安全區。這個區域爲暈力所暈同的。中國當局允許中國軍隊不得入那定的區域。這個區域雖然沒有經兵，日方也就暈同不再攻打那個地方了。這個區域裏所遭守的，在那個區域以外的南市各地方，雖然有恐怖和破滅的事，但這個新兵區域卻是拯救了，而且又救了無千無萬人的生命。

現在在南京的國際委員會也爲本城作了同樣的建議，這個區域的界址開在下面：「東面以中山北路從金陵大學西門起，沿中山北路直到山西路鼓樓爲界；北面以山西路鼓樓沿西北角往西康路（即新住宅區的西南界綫）爲界，西面以由西康路向南到漢口路交界（即新住宅區的西南角）又向東南沿這條綫到上海路與漢口路交界處爲界，南面以漢中路與上海路交界處對原指點的新街口爲界。」這個區域的邊界，都用了紅色標誌記號。在暈暈上面有一個紅十字，紅十字以外再有一個紅圈圈，並在暈上寫了「難民區」三字。

這看要使上述的區域，在本國城以內所有的兵民，都能遵照，並在暈上寫了「難民區」三字。

在本區域以內所有的兵民，都能遵照，並在暈上寫了「難民區」三字。

南京難民區國際委員會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呼吁难民进入安全区的“告南京市民书”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立者为拉贝，其右边为马吉)



金陵大学校内的难民

China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学院内遭日军捣乱的损坏情形



传教士拍摄的日本屠杀中国人的惨状

China

December 16.

Permit me to add a brief note to the letter delivered to you this morning in reference to item number (9)

In our Agricultural Economics Compound (Nein P'ao Yuan) more than thirty women were raped last night by soldiers who came repeatedly and in large numbers. I have investigated this matter thoroughly and am certain of the correctness of the statement.

The situation all through this section of the city is pitiful indeed. We trust that you have demonstrated your superiority in military power will also demonstrate superiority in mercy. Security of life and people is immediately needed by these many tens of thousands of peaceful citizens.

The University is situated in the safety zone and is affected by the conditions and problems of that zone. Some officers have been friendly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purpose and working of the zone. Others appear to be harsh and suspicious. Let it be made clear to them that w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has done is entirely open from the beginning. Every office and building and section has been open to inspection each day. The Committee will be glad for the return of normal conditions and the release from its humanitarian responsibility. Meanwhile it is merely trying under great difficulties to provide food and housing for people that are driven from their homes by war conditions and still live in great fear.

贝德士致日本大使馆的信(原件藏于耶鲁图书馆)

China

序*

吴天威

南京大屠杀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极大灾祸。据统计，日军三个月内(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3月)在南京杀死无辜中国平民30多万人，并强奸了8万多妇女。不仅受害者为数如此众多，而且其施虐手段也极为残酷与变化多端(例如砍头、刺杀、活埋、烧死、轮奸等)，其恐怖程度足以令奥斯维辛煤气室自惭形秽。虽然有大量根据足以证实此次大屠杀，但数十年来日本政府却一直为无可辩驳的事实辩护，其某些领导人竟指责美国与中国共同编造这个故事，借以证明日本人是一个残酷种族，活该挨原子弹轰炸。

窦莫安(Tillman Durdin)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屠戮标志着南京陷落，中国俘虏全部被杀》，是从南京发出的第一篇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南京陷落时，有27个

---

* 此序原载十玛莎·斯茉莉所编《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1937～1938》，耶鲁神学院，1997年。序者吴天威(1922～)，沈阳人，1945年金陵大学历史系毕业，1965年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长期在南伊利诺大学历史系任教，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曾任美国日本侵华研究学会会长，主编《日本侵华研究》。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西方人留在城内，其中15人是美国人，主要来自圣公会(Episcopal)、基督使徒会(Disciples)、长老会(Presbyterian)和美以美会(Methodist)等差会。尽管美国使馆劝说其撤退，这些献身的基督徒却志愿留下来。在中国南京市政府支持和日本大使馆认可下，他们在稍前于日军占领时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Nanking Safety Zone)。大屠杀一经开始，安全区成为唯一类似庇护所的地方，于是有20多万人涌进这个只有城市八分之一的地区。在整个漫长的大屠杀期间，这些为数甚少的外国人成为绝望的中国百姓的真正保护者。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从日军的屠杀和奸淫下援救出来。

受害者和犯罪者无疑都能证明南京大屠杀的确凿性，但由于现今的局势，中国受害者所提供的大量证据却未能赢得世界注意。同时，现今仍存活的成千上万前日本皇军成员，伴随他们一起进入南京的许多新闻记者，以及若干日本使馆人员，他们都是大屠杀的目击者，却始终保持沉默。事实上，如果不是那些诚实、无畏、受过较好教育的美国传教士目睹南京大屠杀，并为我们留下大量无可抹杀的证言，人类历史重要的一页也许会被遗忘。

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打败日本50周年，贝德士博士的学生、章开沅教授出版了他的专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贝德士文献研究系列之一)。此书的问世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同时也激发过去在金陵大学曾师从贝德士的学生的兴趣，特别是郭俊铄和他的妻子以及我本人。我们决定继续由章教授发端的工作，进一步探索收藏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贝德士文献，选择并出版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资料，让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有兴趣的人们自己阅读它们。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教会收藏负责人斯茉莉(Martha Lund Smalley)的指引下，我检阅了曾目击南京大屠杀的传教士们的文献并发现了一座资讯矿藏，其中有些是前所未知的。于是我们敦促这些罕见而有力的资料编辑成书，刊行问世。

China

与此书出版相配合的是1996年8月至1997年1月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举办的“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展览。此书所收文献出自9位美国传教士的手笔，他们是：贝德士、马吉、费吴生、史迈士、米尔士、威尔逊、福斯特、麦卡伦、华群。这些文献全都是收藏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历史档案原件。许多文献为了便于阅读已被重新誊写，其复制文献也收入本书。附录表列此书刊印资料的出处，以及此馆藏档的其他许多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补充资料。

我代表日本侵华史研究会(The Society for Studies of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感谢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与我们合作，把此书的出版当作共同的责任。最后，我与研究会深深感谢郭俊钵先生与夫人对此书出版的慷慨资助，以及他们对我完成此项工作的长期鼓励。

我怀着感激与追思，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们，世界将永远铭记他们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不仅因为他们挽救了如此众多的生命；他们捍卫真理和正义的传统及他们对人类的慈爱和关怀将照耀着人类的未来。

China

编 译 说 明

章开沅

《拉贝日记》的发现并以多种文字出版，无疑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重大进展，为这一历史事件又提供了一部翔实而系统的实录。但我们也应该注意，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档案以及该委员会成员的私人日记、信件、备忘录，同样是极为重要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我在1988年6月初次利用耶鲁神学院特藏室(The Special Collection of Yale Divinity School)的档案，即已发现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档案。1991年，我又在这个特藏室整整工作了8个月，主要是系统研究贝德士文献，并将其中较重要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原始档案，以及部分委员会成员的信函、日记，有选择地加以复印或做笔记。同时，也请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Alliance in Memory of Victims of the Nanking Massacre)同事吴章铨先生前来复印同样一套。1994年至1995年上半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利用上述文献撰写和编译了两本书——《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南京——1937年11月～1938年5月》(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6月版)。由于这

China

两本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利用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原始档案和作为该会成员的贝德士等外籍人士的私人文献，所以海内外许多新闻媒体特别关注并争相报道。我的金陵大学的两位前辈学长、台北金禾出版社负责人郭俊钵与美国南伊里诺大学教授吴天威，由于都曾受教于贝德士博士，所以对这批文献尤为重视。他们与我商定，将其中一部分影印出版，使全世界都能看见它们的本来面目。作为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便是由玛莎·斯茉莉主编的《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1937～1938》(***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1937～1938, Edited by Martha Lund Smalley, New Haven, 1997)，以《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刊》第九期名义出版问世。

耶鲁此书更为详尽地公布了该馆收藏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档案的分布情况，

表列如下：

姓　名	编　号	内　容
Bates, M. S. 贝德士	RG10:B1, F7～11	给妻子和儿子的家信
	RG10:B4	与南京日本大使馆的来往信件，与金大创建者会以及田伯烈(Timperley H. J.)的通信
	RG10:B86, B87, B90 RG10:B102, F861～871 RG10:B103, F872～873 RG10:B126, F1132, 1137	贝德士的有关文章，抗战期间有关南京的资料，有关中国政治与宗教局势的资料，传记资料，包括贝德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作证词的副本

China

Fitch, G. 费吴生	RG11:B9, F202	信函
Forster, E. 福斯特	RG8:B263～265	信函，收集的文献和照片
McCallum, J. 麦卡伦	RG8:B119, B22x	“1937 年冬至 1938 年日军在南京暴行述实”口述历史副本
Magee, J. 马　吉	RG8:B263	福斯特文献所收信件，介绍他的影片
Mills, W. P. 米尔士	RG8:B141	给妻子的家信
Smythe, L. S. C. 史迈士	RG10:B102, F864～869 RG10:B4, F67 RG11:B225, F3815	信函，《南京地区战争灾祸，1937 年 12 月至 1938 年 3 月》
Vautrin, M. 华　群	RG8:B206 RG11:B134, F2698～2700 RG11:B145, F2870～2881	日记、信件、报告
Wilson, R. O. 威尔逊	RG11:B145, F3874～3876	信件，报告
Bauer, G. 鲍尔	RG11:B205, F3849～3493	与南京事件有关的记述(下同)
Buck, J. L. 卜　凯	RG11:B208, F3537～3542	
Caldwell, O. 卡德威尔	RG11:B209, F3547	
Daniels, J. H. 谈和敦	RG11:B212, F3603～3603	
Garside, B. A. 贾义德	RG11:B10, F231～234 RG11:B136, F2745	

China

Javis, A. M. 贾维丝	RG8:B103 RG11:B139, F2783	
Kirk, F. 克尔克	RG11:B138, F2761～2763	
Riggs, Charles and Grace 林查理夫妇	RG11:B224, F3787, 3788	
Spicer, E. 斯派司	RG11:B142, F2827～2829	
Steward, Albert and Celia 史德蔚夫妇	RG20:B10, F220	

RG8:中国文献项目之私人收藏

RG10:贝德士文献

RG11: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

RG20:史德蔚夫妇文献

此外，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档案部(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Sterling Library)还保存着帕克斯顿文献(John Hall Parxton)。帕克斯顿是一位美国外交官，曾任驻南京副领事(1925～1929)、驻南京大使馆二秘(1937)和上海总领事馆派往南京官员(1938～1942)。

我已出版的两本书和耶鲁神学院新近出版的这本书，主要是利用贝德士、费吴生、福斯特、麦卡伦、马吉、米尔士、史迈士、华群、威尔逊等人遗留的原始文献。这些资料与刚刚出版的《拉贝日记》，都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外籍人士群体，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撰写的最为详尽的实录，其公正性、真实性与严谨性是任何人也无从否定的。

以下，我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是它的真实性。

国际委员会的档案文献早在当年就曾被发布和利用。最早向世界揭露南京日军暴行的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窦恩安(Tilman

China

Durdin),他从1937年12月18日开始在该报发表连续报道,其中12月22日一篇题为《美国传教士叙述的南京恐怖统治》(American Missionaries Discribe Nanking Reign of Terror)。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王世杰先后在1937年12月15日与1938年1月10日与2月14日的日记,都提到贝德士所陈述的日军烧、杀、淫、掳等滔天罪行。后经政府新闻媒体的传播,这一事件遂广为外界人士所知悉。当然,影响更大的还是在1938年和1939年相继出版的两本书。一是《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在伦敦与纽约出版的《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Modern Age Books Inc., London, New York, 1938);一是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编辑并在上海出版的《南京安全区文献》(***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 British Kelleg and Walsh Firm, Shanghai, 1939)。这两本书都收入了国际委员会的重要文献,特别是该会历次正式陈报的编号为444件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案例。现在,我们如果把已出版的这两本书和《拉贝日记》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国际委员会原始文献加以对照,便可发现它们的记述基本一致,而耶鲁馆藏更是目前保存得最好和最多的国际委员会档案全宗。

第二是它的完整性。

从时间而言,田、徐两书和《拉贝日记》所收国际委员会文件只到1938年春季为止,而贝德士等文献所收该会档案则到1940年为止,比前者多两年有余。从文献种类而言,前者主要是由该会主席或秘书正式签发的公函及其附件;而耶鲁馆藏除该会正式公函外,还有各难民营向该会报告日军暴行的原件,这些原件正是该会据以向日本大使馆及军事当局及时通报的原始依据。此外,耶鲁馆藏还收有该会主要成员的日记和私人信件,更为坦率而翔实地揭露日军各种罪行。如贝德士1938年1月10日辗转送出的秘密信件,同年4月2日马吉牧师为驳斥"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致麦金牧师函,同年4月12日贝德士为说明田伯烈《日军在华暴行》一书

China

编写背景致友人书，以及同年11月29日贝德士就日军在南京地区造成战争损害有关统计数字致友人书，这些文献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贝德士除揭露日军大屠杀罪行外，还花费许多精力调查研究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地区放肆扩展的毒品贸易，保存了许多系统而翔实的记述。此外，贝德士文献中保存的南京日军慰安所（美其名曰"第四日支亲善馆"）海报，上面清清楚楚标明"支那美人"四个大字与该馆地址，并附有贝德士在报纸上发布的批判性说明，这也是有关中国慰安妇问题的第一手材料。

第三是它的客观性。

国际委员会许多成员虽然自称为"南京老市民"，但他们毕竟是外国人，在1941年以前属于中立国人士。以贝德士为例，作为专注东方的历史学者，贝德士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民都具有深挚的感情，并不偏袒任何一方。作为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他们一直呼吁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他们反对战争，却没有任何先验的成见，是亲眼看见的大量事实使他们作出公正的价值评判。1938年4月2日马吉给纽约J.C.麦金牧师的信中指出："我注意到您曾致函（纽约）《时报》说，有关日军屠杀的故事是虚构的。可能这时你已经知道它们只能是确凿无疑了。如果我不是亲眼看见这些事情，我也不能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现代社会。这使人想起古代的亚述暴行。我们未曾料到如此恐怖，当这些事情开始时，对我们是可怕的震撼。"私人之间这样真诚的表露，自然反映了记事的真实可靠。同时，他们不仅揭露了日本侵略军的罪行，而且也如实地批评自己国家的政府纵容、支持日本侵华的错误政策。1938年11月29日，贝德士在去马德拉斯参加国际会议途经香港时，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叙述："南京城内的美国和平主义者，其生活也是严峻的。他们连续数日目睹成百架（日本）轰炸机群飞过，有些带有美国装备，而且几乎全部灌满美国汽油；在江上连绵的（日本）军舰是用美国汽油驱动的；公路上数以百计的（日本）军用卡车也是通用公司和其他美国厂家制造的。他们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